四書續談

四書續談內編下

太平戚學標翰芳輯

靜而后能安

謂安於明德新民心心在此注所處而安雖以身言却不說安在身涉到處境去定為專所向安為求在茲此二字不同處語要根知止來告子不求於心伯子一意於簡皆不知明德新民之理而强求安靜之未能焉在其能安耶此句在慮得前安勿說出外去

致知在格物

天體物而不遺故一物必有則性體事無不在故萬物同一源惟不能隨事觀理則無以盡吾心之精微不能反身窮理則無以極吾心之廣大

邦畿千里

武丁所都無有定說以本詩景員維河及殷武篇陟彼景山推之則不離商邱之界必非河南偃師亦不是河北朝歌可想而知

與國人交

周禮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左傳子產對宣子先君桓公與商人同出於周與有盟誓三代君與民親後世則不然矣此照常說解

所謂誠其意節

誠字與中庸解實理不同只作實字看觀誠中形外無言善惡便了然　色不是女色凡采章悅目者皆是悅色人之情憎妍喜醜斷無其人好好色不看壞如字更出亦惡惡臭亦然

十目所視節

指視從人之視已說來加倍危悚引明上文注意甚顯誤以君子必慎其獨與下君子必誠其意截分將此節作下節之領往往有之　其嚴極言其不能掩蓋說到屋漏鬼神轉無著落

富潤屋二句

潤從形生來并隱承著字破掩字先揭德便與通節不異德潤身實際在下不得預僭推說工夫并僭末句誠意　二句是古人成語富是天所以福有德無德之人積玉堆金滿屋不祥氣象焉得為潤此句并可向好處說

心廣體胖

申明上句體即身心是德胖其潤象也或以心身統歸德上亦可總之本章說誠意此句尚非要旨所在鄭注胖大也有蕩蕩寬廣意

之其所傲句

君子安得有傲惰何況於僻蓋其人難近加禮越長其

志故示傲惰使知為正人所不答說来要與賤惡有別

　莫知其苗之碩

心所最惡是苗之不碩故苗碩亦不知一味惡去若從苗說起是美而惡不是惡而不知其美

　所藏乎身不恕

上二句是恕再詮恕字便複衍不恕為無諸已而求諸人有諸已而非諸人反照便得

　宜其家人二句

第二句脫開說承詩詞不粘詩詞

　節彼南山四句

詩刺幽王南山指君石指師尹巳恃君勢猶石據山之

崇民具爾瞻徵衆惡也誰使其赫赫君好之也下文直捷有國者責成在君可知從尹氏轉到君多一曲折矣

南山即終南山

君子先慎節

人土之得已見上文得衆得國不煩多說以一直趨財用起下諸節為要

楚書曰節

寶是末善是本無以為外之也惟以為內之也數虛字宜味

斷斷兮二句

斷斷以貌言别出下其心来勿誤看誠一向深處說無

他技云大德不屑小技尤謬此只反起下文耳　於衆技中獨徵其異或別顯所長方是他技無之云者外看毫不見得　注誠一之誠非中庸誠字穆公當亦無甚深見下寔字更忌說盡

見不善一段

過對命看是過畏縮有許多慮長慮短若過失連上段亦是　語氣趨重不能遠遠即放流屛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不但不令近身而已

生之者衆四句

道不外衆寡疾舒各得其宜四字可先揭　每句各有其事其人之者字方有著四項合天下在內朝無倖位

句特為食者舉例

喜怒哀樂二句

渾然在中此中字對未發則合對和言則是無偏倚之中即性之本然具節在內特未發耳渾然在中是論體注言性情之德則論德不論體兩意須分明　就情之未發指出性之本體謂之中非中之謂為中字解釋所爭在毫釐

發而皆中二句

就性之發於情者指之性無不中情之發自和皆論其理如是發雖就人說一泥人身上中節須有工夫方能且有中節即有不中節非論性情之本然豈得還云有

過節者雖即、

執其兩端二句

以大知加問察善惡分明、尚何惑於衆論之不同、所用莫非善、莫非中也、執中兼體用、用中自體及用、凡事有小大厚薄之分、隨其宜用之、謂就兩端執取其中、則兩端涉兩頭、中成中央之中矣

得一善

舉一見全身、不是擇得此一善、

天下國家節

但就可均可辭可蹈說、不說如何均如何辭如何蹈、三項各得其中、即是中庸、餘皆偏有失、得混言尚可、至云

不論當理不當理不但非知仁勇之事、於均天下國家先說不去舉天下所難、見中庸之尤難、天下國家之均、知者能勉爵祿之辭、仁者能勉白刃之蹈、勇者能勉中庸非知仁勇無倫、不待勉者不能如此、義自明、不用別生枝節、

一　君子居之

言此等君子、多出其地、勿泥必於此居、

一　所求乎子四段

只是論道之難盡、望人如此、已先不能、不必夫子自說、

一　君子之道、造端夫婦、而倫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其取則不遠、為道甚常、而行之難盡、尚何事怪為

君子胡不慥慥爾

須得反詰語氣稱君子對遠人為道者胡不要其加想

不援上

援義為引然有上下之異自上引下為援手之援詩以爾鈎援謂鈎引上城儒行舉賢援能傳求援得援皆上引下者也自下引上為攀援之援晉語侏儒不可使援考工記戈廣二寸援四寸刃之直而上達者皆下引上也混言援引何以為不援上耶

射有似乎君子

言何者似君子於射得之

舜其大孝章

德為聖人亦孝所致本德為孝德以成孝皆非本旨蓋與大德指孝言者不同猶下云必得其名耳．大德必受命自德為聖人下皆作命字看為孝所致非以此成其孝也大孝即大德是總綱僅言德猶是子目理一而意不同最易糾纏不清

武王末受命

此句為周公作引緣武王受命之晚不遑於作留志事於周公非複衍上節繼述仰體文王不忍取商之意晚始舉事議論於此處一毫無當

期之喪一段

非由祭及喪舉以見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則祭無貴

賤亦一也、全節重在祭、於斯禮也句、味之自明、

春秋脩其祖廟節

此節祭之先事慮事比物、無所不周、下節是祭、因并叙及助祭之人與祭後之事、祖廟宗廟、只是一廟、祭者祖廟、而合羣宗廟之主以祭、故又稱宗廟、在時祭、七廟之主皆在大祭、毁廟之主亦在、脩是黝堊掃除、

旅酬

旅酬之禮、主人先酌獻賔、此主人歷來指子姓兄弟之最長者、按禮、天子獻賔有攝主、代王為主人、君無酌臣之禮、以大宗伯攝、周禮大宗伯有太賔客、攝而載祼是也、王燕飲酒、則膳夫為獻主、蓋亦以膳夫攝、此主人者

想亦大宗伯或小宰為之若以長兄弟攝則主人獻賓之後亦獻兄弟仍其人攝抑又易人乎

燕毛

周禮王燕則諸侯毛燕之序以毛別燕字當讀斷毛無長幼在內然鄭解周禮直指毛為老意以既序穆昭則長幼坐次已定此单是燕老者毛與髦同則又當連讀

脩道以仁合下節

大旨在脩道以脩身脩道以仁為脩道之要節又必先義先禮見三者無一可緩而下以知仁勇三者總明脩道之要不言禮者具知仁中加勇者知仁須行之力又先知者即就仁逐層推上知天之意時講以脩道以仁

句緊接脩身以道下特重在仁下義禮皆以為仁玩前

後語次道章大旨殊不然

故君子不可節

注兩又字冝玩所謂以此為勵不是以此為本盖順推

下非逆泝上

官盛任使二句

不但使大臣不勞多官供其所用一切聽指揮而不敢

專與上節注小臣不得以間語一串分上為專任此是

優崇則説事説效兩岐

嘉善而矜不能

遠人在國士則使與鄉舉里選之榮商則有風聽臚言

之釆善無不嘉也其不能士勸之學不肯為鄒遂之移商安其業不使有丐奪之事至加禮周卹此中俱有

明辨之

審問慎思則於公私義利疑似之閒豈尚見之未明須辨辨緣將以其所得見之於行更須分別出事之先後輕重一一精當此即中庸之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大學知止節之慮而后能得也

人一能之四句

天下無不可能之事不過難易之分以能自信自必一十百千非所計較

洋洋乎發二句

朱子云只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聖人使他發育解大紳云禮儀威儀皆聖人所裁何故道之大者既屬造化而道之細却屬聖人可見此二句主聖人言極物之多皆其所成自天以下無所不際育萬物位天地皆道中事不得離聖人空說道上聖人之道是自古聖人下其人與至德則後來聖人

極高明而道中庸

形而上者道則本高萬象俱涵於虛靈之中則本明性如是也然道不離器即物而理存中庸所以為高明之實能循其則則人不違天象忘而性著高明即在中庸之時

建諸天地而不悖

君子制作通乎造化之先合於易簡之理議禮則親疎貴賤一畀高之自然制度則服色車旗一方圓之定象考文則點畫形聲亦經緯自然之章天地不能違也

肫肫其仁

混處天地之閒無以分之則凌奪各有血氣之性無以合之則乖違聖人所不忍也故為經使分為綸使合各得其分而後心安此見其仁心之無已有宰處是誠流微處夫久

至矣

一面說天一面要歸到至德至德為主

孟子見梁章

為政先正名、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自王何必曰利下接逆八曰字、須著眼

孟子見梁句第二个

頭一个是見王之尊孟子、此猶見王之親孟子、頭一見有致王之望此一見有致王之幾不然則苑囿中豈擁賢地

四書有語同而異者如兩桓公殺公子糾頭个順說次當言子糾為桓公所殺各以下文看去自明

顧鴻鴈麋鹿

顧字一直貫到乎字連曰字一頭傾一頭說蓋惭孟子之見恐其謂意在於物謂心在禽鳥輕視賢者非上下

文義

經始靈臺四句

詩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正與孟子言民謂之曰靈臺靈沼合非築臺之初先有靈名成功之速若神靈助之及觀雲物察妖祥之說皆非其義又此詩美辟廱之化臺當在學左近王數至學藉為升高望遠之處學之子弟弁游息焉司空掌之匠人為之不可謂文自經營攻即周官攻木攻石之攻所以治也下經始勿亟二句有韻古音来輕讀疊重讀力放勳曰勞之来之亦此讀觀經始勿亟句知為臺出已下非文必欲為之

河内凶四句

梁舊有河外河西、已毀於秦、即河内河東、亦非全存、當時所指河内不過覃懷之境、河東亦只解梁一帶

或百步二句

百步五十步可止、原不必走、風散鶴唳、走恐不及、不知其五十百步也、止而徐計、乃覺前者百步、後者五十步、、此是步卒若馬逸豈可步計、駸駸更一步難走

管籥之音

公羊萬入去籥、何部公注、籥所以吹、又穀梁注、惡其聲聞、蓋吹以節舞、非吹舞兼用、左傳見舞南籥者、亦當如是解

以遏徂莒

古有密須氏湯伐之以為武教見國策文王伐密為姞姓之密其後恭王伐密則又姬姓者同名而實異

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得從上有來賢者何有上禮賢則得之矣然望得之人正多奈何不均所有

天子適諸侯 至不給

巡狩述職與省耕省斂無干下兩句另說惟留心民事皆所守所職中事上下仍一串若況巡狩非年年所行之事又不定在春秋錯過民間耕斂之期多矣且巡守之便猶可言述職方行朝禮於時得無及耶

師行而糧食

此非師行糧從乃所過之處官民供給惟供億之煩故致饑勞下飲食者流該師在內以供上為主

從流下二句

不專就舟上流即陸路下流即水道順流而下水快於陸從流而上陸快於水兼水陸言之

乃積乃倉二句

二句不平將行取積倉所有為糧裹者收聚之意然非平日有積倉則旅行何資下居者即平日也指民不從行者與所到新居皆非是

當是時也二句

謂太王得使民挈眷隨行又因遷徙期迫令年及時者殺禮以合婚姻就平日說非當時情事

必使玉人句

兩必使不同上必使重太木之求于師非所重此必使重玉人之任璞玉非所重味本文自和

反其旄倪

孟子音義謂緊倪小兒也即雜記注嬰猶鷖彌也彌古音禰即倪字之假

間於齊楚

春秋時滕與二國尚遠入戰國楚已滅越而宋亦亡滕前無宋之敵齊國益大魯滿之弱滕復無魯之敵正介

二國之間

齊人將築二句

築薛何以偪滕從無解者蓋齊在稷下雖能以師臨滕相去尚遠得以預備無遠師須行糧滕若堅壁清野兵有主客之異風雨不勝亦不能久駐柰此時之薛已非任姓舊日脣齒田嬰封此為齊強宗在滕南四十四里之近築城於此以宿軍以聚糧加師於滕無主客異形来往任意既無他盜之虞非志欲滅滕而何與城虎牢偪鄭使鄭不得不服無欲衛鄭者情勢全別安得不恐之甚

而孟子之後喪

孟子外書孟母之喪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郯治車咸邱蒙治罷萬章治㡛充虞治匠公都或治饌陳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喪禮之盛四方觀焉理或有之

樂正子

樂正子春之孫子春年九十矣使學於孟子

前以三鬥二句

鬼神不貴褻味三鬥五鬥不得言熟食調和

公孫丑

陶潛羣輔録八儒篇公孫氏傳易為潔淨精微之儒樂正子傳春秋為屬辭比事之儒鄒縣有丑墓孟氏譜孟

子之子畢從學焉

　武丁朝諸二句

撻伐之威一振諸侯無不享王朝宇最重有天下逮下

讀屬見成天下其所自有也　自武丁至紂九世見殷

本紀集注云七世元板七係九字當數祖甲庚丁在內

　地不改闢二句

申足上文見地已闢民已聚凡狹而廣之少而增之加

於其舊則規模改矣　聚亦村落之名史記所居成聚

又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見史有畧猶聚陽人聚

　以為無益四句

每上句是說氣

聖人復起二句

謂雖聖人復起不能舍此別有知言之法非謂所言聖不能易、要繳轉知言

何事非君二句

說成仕無所擇何異人盡夫也除不使事非吾君不由使非吾民得事君用吾、得使民聽吾、又何辭矣、

見其禮二句

禮即政之施、樂即德之著、逃不出聞見、二句大概說一着尚論使是下文等字

豈惟民哉節

文勢豈惟句直貫全節、不獨起類字　出類二句例看、

則自生民上須加一轉若出類統指諸聖拔萃屬夫子拔萃即從俱出類中析言之文氣一直與注意尤合出類合民之才德聚於其人即萃字意拔萃為出類中加出類

關譏而不征

與廛而不征異上不征是不病商重在不取利此對旅言重放不礙行

知皆擴而三句

兩始字即端字曰然曰達則已具擴充之象不待他求也

推惡惡之心五句

推是他人推思亦是他人代想伯夷雖隘必不無端用心到此望望然去二句亦不似心裏口氣以思字硬坐伯夷從來俱錯

伯夷隘節

隘不恭夷惠不自知知亦不肯由人於其清和且恐由之之不到君子能看出他走到隘不恭去蓋過清過和便有此弊不由非薄之願學有在也以隘與不恭在夷惠無弊由者必至弊且有謂只許夷惠由者皆失書旨

天時不如章

第四節成天下以下方說到戰以上皆是守而總以人心爲主民和而後可守得道多助以戰必勝更不須戰

守矣、

環而攻之

周禮春官簭人九曰筮環鄭注環謂筮可致師否蓋據周官環人掌致師謂簭而攻之簭者冀得天時之吉也據此解亦一直但致師爲敵不動而我以單引致之與薄城而攻不合不如仍注作環攻、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非以人要不得歸斬非本意竟歸又仲子失言故之景丑氏而宿必以情告不然未見敬王語無因

焉有君子句

謂彼以貨取我我以貨爲彼所取不是自取貨

子之持戟之士

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傳韓相俠累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甚衆此持戟之士亦大夫守衛非戰士失伍謂前驅行列不整去之不必殺也

齊卿之位

上言蓋大夫此言齊卿上大夫即卿蓋其食邑晉趙氏以守原爲原大夫是也其爲右師如宋之右師趙之左師亦當時齊國有此稱不必如周制司徒司馬司寇始爲卿

異哉子叔疑節

望爲卿而不得轉爲子弟謀子弟用如己用也而使宗

並屬子叔疑、故特下又字、用不用在君、覬纂卿職、務使得為、百計營謀、已之不就、望之其家、俗所云一相情願、何嘗已真得卿、失之、為子弟請後哉　子叔氏宣公弟叔肸、後亦稱叔氏、子叔聲伯即公孫嬰齊、子叔齊子即叔老、叔輒伯子、

孟子道性節

上句明性之理、下句立盡性榜樣、堯舜性善不煩說、要見堯舜與人同耳、意下世子之疑在此　外書孟子道鄒見鄒莊公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高誘世本注、鄒莊公名穆、不妨兩見、

夫道一而已矣

非謂性外無道見堯舜不過此性善能全別無有所謂性體成醜以下皆就古人彼我較論見所以稱堯舜之故於性善更不另論盖世子所疑堯舜非人能為耳

宵爾索綯

有謂晝取茅夜絞為索者茅之為物下用以藉上用以覆其質脆不任索盖茅代瓦用繩束之焉知不另有麻與蕠也邠俗陶穴陶復不患風雨其平土作屋覆茅無索不可小爾雅麻絲曰繩草謂之索　注綯絞也本爾雅謂夜而繩索糾絞也詩集傳又引或云索絞也綯索也則兩岐矣

使民盻盻然

韓非子以兕與虎盼然環其眼注環轉其眼以作怒也

盼盼然有環視而怒之狀

禹疏九河五句

禹之疏河釃為二渠載之高地使東北行一九年大浸稽天向来水道不通者混而為一無處可辨疏瀹決排注江注海當時治法如此到安平後然後水道判然或通或不通以見豈得以後来之見疑孟子所言水道與禹貢不合蓋懷山襄陵之時安知汝泗淮不與江混耶

秋陽以暴之

陽為離明秋行為白凡物濕者色晦經秋陽暴過則陰全去而顯白注暴之乾只是濕去以陽剛為義似與下

鶮鶮乎隅、

戎狄概言荆舒即戎狄也、爲其當膺故非懲不可、蠲下

戎狄是膺 三句

只族膺字戎狄荆舒平列者非

一朝而獲十禽

要見禽所在車即到、不然轉是言射之善、

湯居亳

周書立政有三亳阪尹、蓋湯始居有北亳南亳北亳在蒙縣西北、南亳爲穀熟、並在今商邱縣、去薄之在寧陵者不遠、西亳在偃師、爲伐桀時所居、其先世嘗居之故曰從先王居 使亳衆往爲之耕盡葛之爲藉百畝所

謂諸侯耕助以供粢盛者、

十一征

見商頌有韋顧昆吾、見書序有三㡣而征有洛、征荊滅

溫、見竹書、征密須見國策征有卞、見路史、并葛與桀恰

十一征、

有攸不為臣東征

即詩東征事、非大定後為武庚之叛又有征東三年、及

居東三年、辨另見、

有楚大夫於此二句

凡各國之語有方言方音之異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

謂多為夥謂滿為憑、謂倨為儻、此方言也、謂宰為[illegible]謂

蹟為蹟、謂逮為還、此方音也、其在齊、則謂瘠為脎、謂焚為檓、謂獻為沙、為方言、以萌為蒙、以般為衣、以得為登、為方音觀下咮字重在音、南人舌音、北人候音、此齊楚之別、又或齊猶存喻聲者先王遺教、

引而置之莊嶽之閒

前編已見、又考昭十年、陳鮑與欒高戰、敗諸莊、莊在鹿門之內、鹿門齊東南門也、襄二十八年慶封還伐北門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嶽、注嶽里名、顧棟高謂在宮門之外、北門之內、此蒙上北門及伐宮為解、安知反陳不可于東南耶、云莊嶽之閒、未必一東南、一正北、史記曹參世家以齊獄市為寄、此獄字即嶽之訛

下者爲巢二句

兩爲字一例屬後來指說省複營字或以營解之爲又皆實字

洚水者洪水也

古洚字音同洪漢絳縣即虹縣是也蓋同音爲釋

禹掘地而注之海

百川皆東禹治河則使東北入海掘地導使就下取土障之不令旁走兩意兼有

驅蛇龍而放之菹

龍蛇失其常居隨水妄行水使然龍蛇非有罪也水抉龍蛇益壯其勢龍蛇安水漸就安然則驅龍蛇亦即治

水之法不專除害如此上下承接益順
水由地中二句
未治之先水由地上行既治則水行地中始有江淮河漢之分
周公相武王節
伯禽所封即奄故地　助紂之臣必戮隨地追逐至海濱終必得而戮之非必戮之海隅云竄伏海隅周人逐而戮之不知驅者使無地得自容逐在竄爾雖竄不使得伏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此等惡物取之傾民力畜之奪民地養之苦民財焉得

不除又其性非樂於此離而遠之非罪在必戮

　離婁之明二句

明巧及下聰字皆下可謂知乎知字

　為政不難章

當與有世臣章參看親故大臣魯所以開國故家遺俗賴以後必焉可得罪　魏之棄信陵薛之忌孟嘗所謂得罪巨室　又巨室不專是親般氏七族懷姓九宗先王封建之初使共立國存必休戚相關分與諸侯原欲其厚待觀詩人之美尹吉念公族公行則慕字之意明矣若三桓田氏之類一國何慕之有

　是猶執熱句

為所欲為而無濟之之術執熱對欲無敵以濯對仁執熱先當以濯若苦熱之執以水解之與喻意頗岐

二老者節

二老晦迹豈知身為民望民於二老有知不知焉得人盡父之父子只作比喻注如衆父然語極活二老不易歸者歸天下人豈有不歸非必視二老為向背也　歸是就養文王不必知知即當用之矣

存乎人者章

聽言觀人定法觀眸子更是捷法

樂正子從的

本子敖以孟子高弟邀之同行却坐實樂正子之從即

莽大夫揚雄書法樂正子本無從子敖意不然舍館不待另求矣、

則不知足二句、

從孝弟之事形於手足言乃得樂之實意空說天機鼓盪反非實矣進退出入皆足之爲抑搔扶持皆手之用餘可類推君前有拜舜父子間不容有之只作動字看

視天下悅二句

舜無輕天下心就後世看來如此

非禮之禮二句

若是中之非何不云禮之非禮義之非義盡謂非禮而得禮各非義而襲義迹見之不真雖正人君子未免錯

謂以為當為方顯大人身分鬻拳以兵諫為忠趙簡子起晉陽之甲請君側皆非禮義而為禮義然尚在粗一邊推而論之鄭之覿龍見魯之祀爰居用彤弓湛露燕客皆非禮之禮冉求之與原思之辭菑息之殉君以死亦皆非義之義

君子深造二句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深造之以道也浚恒凶始求深也深造之不以道也須是深造之以道不是深造其道　學先窮理此中自有深淺知止而后得止則取之左右逢源然後可說到行上深造便說知行並進大不謂然

徐子曰章

不已漸進而至極是實行有源是本聲聞過情實行之不足緣無本耳不得如時講以實行為本　聲聞過情非作偽一事之善自謂過人一念之善云已及物勉於一時不能終日雖暴得名終於必敗可恥之至語語與上文相照　七八月之閒雨集何嘗無益於時惜易涸耳以盈之驟也

公行子章

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是先俟門外右師入而後亦入以與言不然與就字無别右師尊貴不能俟其就已故須就其位與言　右師歷已之位已歷右師位仍即就

字位有上下中隔別人以此就彼必更歷他人之位而後至位不得歷自然不得就二字似分別較清未升階則位在階下為立處既升階則位在堂上為坐處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即指三自反則乃若所憂句難轉宜空說為下文作引

禹稷當平世章

孟子思道濟天下為禹稷其本心也使不得不為顏子勢為之也此章非為顏子道同禹稷發見世不能用賢雖有禹稷終同顏子耳　隱見之故不關平世亂世平世當為亂世亦當為看委任與否任則已責如同室之鬬安得不急救不任則已何與如鄉鄰之鬬安得不閉

户此孟子周歴梁齊一片救鬬之心卒不肯枉道手援天下也、兩節當字皆輕看作擔當則亂世說不去平世是世應平說成天下已安何用禹稷如是其急易地皆然不專指世言要識一在其任一處任外一當急一無所用其急

曾子居武城節

曾子之去國師道不肯身預其難亦以主人忠敬際禦寇之時慇其無顧無窩人云云示以寇必迅退已不日歸所以慰安之堅其禦寇之志瑣瑣計較室木非大賢意、

夫公明高五句

竭力耕田，僅供子職，餘子職未盡正多，卻未曉親之不我愛為何，欲得親之愛，則慕不得，親所不愛，則怨，是以兩者交至，號泣不已，其能若是恝乎

為不順於二句

人所以不窮，得其順也，心之不順，莫甚覩志之違，不窮而窮矣，人安有不以父母為歸者乎，此其所以因慕致怨耳，下惟順於父二句，言庶申我之慕，而怨何有

五十而慕二句

舜始終只有慕，終身五十，皆由孟子推論出

舜既不死，則揜自在出後，此敘述之法應然，有何深意

何必力證舜之出為不忍陷親於惡穿旁而出俱屬妄語出人作事昧冒以其入井急欲致之於死心急手忙不復視其曾否在井遽揜而走當為情事所有謂舜天幸天祐均不必耳

彼以愛兄之道來三句

謂舜本不知其偽似與奚而不知也棖觸蓋舜以象致詞如此或所舉不遂慚悔更盡弟道乃已所素望天性感動逆億全消安得不喜

象不得有為三句

似即漢世傳相魏典藏所自昉但後代意在監制舜則擇賢為輔其人能格象非心使之有嚴憚切磋之益象

安受尊榮欣聽不遑何得更有妄作妄為以暴民哉此中要見許多親愛不但委曲保全

殺三苗於三危

殺本𢿱字放散之也相聚為患因從而放散之不使得合左傳昭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上蔡字據說文亦𢿱字傳寫之訛耳

孝子之至節

上四句空說道理中四句明舜事詩詞證結　就舜論其為孝之至不是古來大孝必如此牽扯他聖賢為說便謬　聖人惟此孝思之無盡可為天下後世則如舜盡尊養之隆真極則也況為天子父以天下養天下後

世何從則耶、說書會大恚、勿死句下、

書曰祇載節

上正意已盡、更引書爲父不得而子作一解、並以祇載二句、破舜見瞽瞍云云、書固君子之言、豈語可比哉、

晉人以垂棘二句

垂棘地名、見左傳成十五年注、晉有二屈、有南屈北屈、北屈卽夷吾所居、出名馬、何休公羊注則云屈產地名、古人以璧爲馬先、老子雖有拱抱之璧、以先駟馬、是馬尤重於璧、

宮之奇諫二句

宮之奇諫、爲不可諫而諫、諫而終於不可、隱有人旁見

之奚非不欲諫非不能諫不過仍一宮之奇耳不可諫顯有徵矣

　而謂賢者爲之乎

此節文法步步反詰除不可謂不知也一句是正言餘皆反詰但說賢者不爲非語氣

　頑夫廉

禮注堂側爲廉記曰砥礪廉隅義皆爲有稜角古之矜也廉意亦如此說文頑梱頭也梡木未析曰梱蓋囫圇之物廣雅頑鈍也鈍頑古字通如淳陳平傳注頑頓無廉隅是也頑有兩種一混沌無分曉任人推移一依阿隨俗一切不露圭角正與廉相反頑夫廉如云圓者皆

方耳蕭潔之觧於頑字欠對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

賈公彦曰王制言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其官並亞士故號庶人在官　方氏慤曰府史胥徒之類其家亦授之田周禮所謂官田葉氏時則言古賦禄以田其不可受田者有稍食王宮之宿衛宮正均其稍食至於士庶子及衆庶之在外守城郭溝池者掌固均其稍食馭夫圉師府史之在宮中者校人均其稍食內外朝官吏留治文書者稿人均其冗食有常數有定員廩人所藏司禄頒之曰均等在其中

亦饗舜二句

言舜具食而堯受其饗指堯饗舜則始終堯為主 非迭字意

不俟駕而行

行緩駕速駕可後至也

又尚論古之人三句

古之人不一所傳詩書亦不一認定其詩其書則所為詩書非泛泛也其同其異必皆本於見聞所得言行所歷不然可無作安得不須讀又安得輕須讀詩書中有人在并有世在

湍水

向主說文疾瀨解細思趨注訓圜謂湍湍縈水亦是湍湍猶圜圜圓轉不定故可東可西最得告子意急疾非東即西矣凡字从耑多有圜義玉篇圜圖也倉頡篇篇圜倉也

牛山之木嘗美矣

圍從不美追溯然大文却自美轉到不美先透不美則倒亂語次此如富而可求也先不宜說不可求致如字無轉身

冬日則飲湯

周禮飲齊眡冬時謂若漿人六飲水漿之等四時皆須寒飲宜寒故也若冬令之飲寒豈所宜

平旦之氣

根上日夜之所息來平旦者日之始夜之終有夜氣之息而後有此日初之氣觀下夜氣不足以存則平旦之氣即夜氣之存而旦晝奪於日者也承上日夜當側注夜字云自日至夜所息若日夜交息下不當專指夜氣矣人之作為不靜大半在日間故以牿亡指旦晝到夜氣不足存則息機全斷夜亦如日并此平旦之氣亦無矣別乎旦晝之旦而言平旦猶書云昧爽禮曰質明已將明爽未離乎質昧其候尚靜為自夜而日交接處在天有平旦之氣為氣機自然之轉在人有平旦之氣為休養潛復之機人與天相應皆從日夜之所息來不根

息梏則來脉已斷　只是論氣梏庶幾赤子之懷、便是好惡相近過此便涉辭應又僭到下為字　夜固有息日亦有息旦晝所未梏亡者便是　平旦之氣、日之所餘放之所轉不息則晝此日無來日長此夜無曉時而人亦盡如禽獸、生理全無異端不得於心弗求於氣、更烏問氣為何時之氣

嘑爾而與之四句

不以人道相待似說之過、嘑爾者置食於衢大聲呼名、全是一片陽陽市德之意蹴爾當以曾西蹵然之蹵解之為致其愁慘代為哀憐之狀即所謂嗟來之食誰其甘之今則解嘑爾作嗟來蹴踏直以犬類待人

仁人心也章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仁人心性也義人路道也道之失性之亡也盡性在自求其本心即脩道之教不外是矣

養其樲棘

棘棗古來疑一字後分為二周禮九棘注云取其赤心而外刺即棗也魏風園有棘其實之食唐風集于苞棘毛傳云棗也

仁義忠信二句

仁義忠信善也一心之內無一非善之可樂無時為樂之能已不著工夫說

則已談笑而道之
歡容温語柔其怒氣亦有多少寛解譬喻在但異於廹
切流涕耳

先名實者章

旣以孟子當有爲而忽去置名實上下之加於不事非
仁者濟世之心孟子以去就古人之一答之末更以孔
子之去自明三節則髡譏孟子不去亦未必有名實之
加孟子以賢者去留即人國存亡之本髡乃併抹倒賢
者日賢者所在有見惟非賢自度無可加名實只有去
之一策可自掩其短不如此看下節孔子爲魯司寇之
行棲不上前後去字是大眼目　先後名實一乘時之

當為一限分之不得為其利濟天下之心則一仁者之事也自為全身而去不必作獨善看　君子之所為二句承君子亦仁而已矣是遠脉孔子微罪行是近脉所為妄切不苟去說

葵邱

一在臨淄即連稱管志父所戍一宋地在陳留外黃東河東汾陰亦有葵邱之名全紹衣以宰孔明言西畧在陳留仍東畧宜汾陰是不知以天下言陳留在東自齊言之則西畧也外黃地無疑遠不能及晉

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歃血者割取耳旁血以祭古所謂刲衈說文盤下注以

血有所刉塗祭䘓下讀若斷耳為盟刉下曰劃傷皆取血並不殺牲故主盟者曰執牛耳後來竟有殺牲甚用人叩其鼻血者矣桓公則并此釁禮不用

遂有南陽

史記田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鄉之境常即詩居常後入齊為田文封邑常嘗互通在薛之旁蓋統薛莒鄉向之地概謂之南陽齊魯所交爭處

饑餓不能出門戶

分言則餓甚於饑淮南子曰寧一月饑無一旬餓

盡其心者二句

朱子以物格貼知性知至貼盡心盖謂非知性算不得

盡心此句口氣逆泝非以盡心即謂知性也　性具於心不知性盡心皆屬麄妄此節以知性爲上下關目

存其心節

以上節倒之亦重養性心不存則性失所養何以事天

天壽不貳

不貳其心即不貳其性也性原於天養性以事天天命在我矣

爲機變節

詐之恐未信又設一詐罔之未必行又想一罔事事機心處處變相於直道任其喪於大節無所顧方自以爲巧總見得無所用恥

所過者化節

要說得實在不涉神化縹緲無爲去方與豈小補句相屬天地流行是天地之功在物處所過化所存神及物之功上下無不到矣

有天民者節

四節皆言臣品此天民非無位天特立爲庶物之首人君所不敢以臣待者如伊尹之以天民先覺自任達可行於天下灼見其可而行之不疑如其素定功被天下不但社稷之安若泥民字反重在不輕出與上下不一例

有大人者節

此亦臣也當以孔子釋之所謂夫子之得邦家者其身分更在伊尹上正已非着力字猶舜之恭已方合注德盛而上下化之

君子所性二句

上君子所性非以分明之言分特對大行窮居耳至此節乃正明仁義禮智之根於心為所性之實所性如此其樂可知生色以下皆其樂之徵也雖有工夫在內然此處君子只講見成

形色天性章

形色非即天性蓋天性所寓氣乘於形色之先物蘇於形色之後道不離器而以道心主之視全其明聽全其

聰色全其温貌全其恭於形色中無不見天性此之謂踐非聖人能之乎　色即形之著故統歸在踐形

有達財者

有其財而失之滯則導之使通或失之紛則引使歸一不致岐趨達主教者言

仁也者人也節

仁也者人也使是合而言之仁非人則理無所附人非仁則生失其本明其兩相倚而不離道於此得矣

鼻之於臭也

臭是氣詩無聲無臭是也然有專指惡者盤庚無起穢以自臭國策其似惡聞君之臭是也有專指美者郊特

牲灌用鬯臭內則皆佩容臭是也此當在好邊說

堂高數仞

禮記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一筵謂筵九尺堂準之以為崇夏崇一尺殷三尺周至九尺高之至矣今更增至數仞非九等之階可升矣凡堂皆就平地築土為之此句只言其高說到翬飛鳥革則借榱題數尺句

榱題數尺

榱屋椽也爾雅疏齊魯名桷周人名榱數尺不為過趙注榱題屋霤也考工記殿四阿重屋注四阿若今四注屋謂屋檐也題是椽之頭檐下椽頭長數尺則四垂之

四書續談內編　補

法語之言章

兩條平列似一懲過、一誘善、實則通章是要人改過、觀巽與之言、即蒙法語的為變文、下總承仍歸到不改、文法與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正一例、若兩下分承則從而不改、當移在說而不繹前矣、本意甚明、疑夫子有為而言、　於過惡之人、惕以古人法制、國家法度不敢不從、而難其改、恐其羞於正言之責、面從意忤、因更孫詞化導、使變忤為悅、細繹此言、終於能改、教者之用心、於是為至矣、

惟謹爾

謹不單容色即言字中已見得、朝廟亦非可賢智先入、況夫子異姓為下大夫、有君與執政必垂問與商、始得據事直陳、無動自建議之理、又如國家之事、有所當諱大臣之過、不容粗翹、便便者皆是言其所當言、與所可言、郊禘雍徹之類、付之隱嘆而已、何莫非謹所在哉、

子適衛

衛始封在河北、後遷楚邱、(在今河南滑縣)又遷帝邱、(在今直隸開州)則皆在河南、向時之地、俱為晉有、夫子適所不到、淇泉沬土、道路參錯、如春秋之鄭在洧上、與先咸林無涉、晉在新絳、與先曲沃無涉、杞在緣陵、去始都雍邱且千里、而孟子時魏已去安邑居大梁、楚且離郢都在陳、國考安

者無不知不能必淺學皆了然也

脩己以敬

敬字重脩己尤重齊治平以脩身爲本下俱根脩己說不根敬說敬者脩己之功無不敬斯無不脩也宜以敬歸入脩己轉從脩己折趨到敬非書旨

鄭聲淫

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關雎樂而不淫聖人嘆焉鄭聲之淫則樂之過也凡樂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善心感者其聲發以散變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喜心哀心亦樂聲之屬聲之過皆爲淫大武聲淫及商是也況一於樂乎樂記鄭音好濫淫志樂書鄭衛之曲動而心淫此指聽

者言亦惟其聲本淫、使然也、男女淫奔之詩、無入樂之理、不容混說、

失諸正鵠

詩賓筵孔疏、述王肅引小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方六寸、此與常說不同、可存備考、

舍其梧檟

說文、檟楸也、梓楸也、考工記鄭注、梓榎屬、說文無榎字正字即檟、然則梧檟即桐梓之異名、